

戰國策

冊一



戰國策

四倍論要

史略

乎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士禮居  
黃氏覆剡川姚氏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新雕重校戰國策目錄

東周第一 西周第二 秦一第三

秦二第四 秦三第五 秦四第六

秦五第七 齊一第八 齊二第九

齊三第十 齊四第十一 齊五第十二

齊六第十三 楚一第十四 楚二第十五

楚三第十六 楚四第十七 趙一第十八

趙二第十九 趙三第二十 趙四第二十一

魏一第二十二 魏二第二十三 魏三第二十四

魏四第二十五 韓一第二十六 韓二第二十七

韓三第二十八 燕一第二十九 燕二第三十

燕三第三十一 宋衛第三十二 中山第三十三

右定著三十三篇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  
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  
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  
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爲半字以趙爲肖以  
齊爲立如此字作類一本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  
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  
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  
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  
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敘曰集曰下有夫字周室自  
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  
禮樂弦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  
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  
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

思其德下及

以劉作其德下及會作德下及錢作康昭

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

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

伯之後時君雖无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

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

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集作朝會以相一

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

取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

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

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

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

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

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

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

戰爭奔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

人列錢劉同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錢集作立為強

是以傳轉一作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

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

離散莫保其命溘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

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為戰國貪饕无耻競進

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

曾集作巧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當此

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有設之強負阻而恃固連

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

奔捐於世而游悅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

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

側蘇秦為從張儀為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

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集會無弱

字蘇秦結錢劉結下之時六國為一以償背秦秦人

恐懼不敢闕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

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

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

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崤函之阻跨隴

蜀之饒聽眾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

侯一本下并有天下杖於謀詐之弊終於信篤之誠

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為

治信小術以為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

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

骨肉相疎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



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  
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夫使天下有所耻故  
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  
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筴  
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脱字故其謀扶急持  
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錢革下救  
有亦字  
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筴異  
智轉危爲安運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  
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戰國策卷第一

東周

高誘注

秦興師臨周

續周顯王後語

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

續率名也當如字或云力出切後語注

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

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

續齊宣王後語

曰夫秦之為無道也

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

劉曾集一作畫錢作

盡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

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悅發師五萬人使陳臣

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

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

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

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

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少

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

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

之中續後語作章華之庭注云徐廣曰華容有章華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

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弊

邑固竊為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醢壺醬甄一作耳

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烏集烏飛兔興馬逝曾集

作鳧灑然止可止一作至於齊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一本

得上有凡一鼎而一本无凡一九萬人輓之九九

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

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臣竊為大王私憂之

齊王曰子之數來者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

疾定所從出弊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秦攻宜陽周君謂趙累曰子以為何如對曰宜陽必

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數年公仲  
之軍二十萬景翠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  
對曰甘茂羈旅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無功  
則削迹於秦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義而攻宜陽宜  
陽不拔秦王耻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爲寡人謀且奈  
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爲執圭官爲柱國戰而勝  
則無加焉矣集會作耳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  
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弊也必以寶事公公中慕公  
之爲己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  
秦懼遽效賚棗韓氏果亦效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  
寶於韓而德東周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爲東周謂

集本

改作韓王

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案兵而勿出

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爲己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卽且趣我攻西周西周寶出是我爲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西周弱矣

東周欲爲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爲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

昭獻在陽翟周君將令相國往相國將不欲蘇厲爲  
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令陳封之楚令  
向公之魏楚韓之遇也主君令許公之楚令向公之  
韓今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  
翟主君將令誰往曾作誰往周集劉錢无周字周君曰善乃止其  
行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  
惡續史記兩於秦史一厭作厭謂周君曰君何不令人  
謂韓公叔曰秦敢絕塞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  
與周地發重使使之楚秦必疑不信周是韓不伐也  
又謂秦王曰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寡人不敢  
弗集去受秦必無辭而令周弗受是得地於韓而  
聽於秦也

楚攻雍氏周穰秦韓楚王怒周周之君患之爲周謂

楚王曰以王之強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之國則是勁王之敵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彼前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周最謂石禮曰子何不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子子以齊事秦必無處矣子因令周最居魏以共之是天  
下制於子也子東重於齊西貴於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前相工師藉恐客之傷己也  
因令人謂周君曰客者辯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好  
毀人周文君免士集會一士字工師藉相呂倉國人不說  
也君有閔閔之心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誹譽忠臣令  
誹在己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  
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

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  
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春秋記臣弑君  
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  
美也故衆庶成疆增積成山周君遂不免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卽對曰

一本周不內問曰客耶對曰續韓非子文與一

同本

主人也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

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  
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  
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爲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  
吏出之

或爲周最謂金投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而又知

趙之難子

曾本作子劉作子

齊人戰恐齊韓之合必先

合於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公不如救齊因佐秦



而伐韓魏上黨長子趙之有已公東收寶於秦南取

地於韓魏因以因徐為之東則有合矣周最謂金投

曰公負令錢劉作全秦與強齊戰戰勝秦且收齊而封之

使無多割而聽天下之戰不勝國大傷不得不聽秦

秦盡韓魏之上黨大原西曾錢集作西止秦之有已

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復國且身危是

何計之道也

石行秦劉本作楚謂大梁造續商子作曰欲決霸王之

名不如備兩周辯知之士謂周君曰君不如令辯知

之士為君爭於秦謂薛公曰劉本題周最於齊王也

而逐之聽祝弗續史記作親弗注云人姓名索隱相

呂禮者欲取秦秦齊合弗與禮重矣有周齊秦必輕

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以秦魏收周最以為後行且

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率齊無秦天下果弗必走

齊王誰與為其國齊聽祝弗劉本題起齊字外周最謂齊王

曰逐周最聽祝弗相呂禮者欲深取秦也秦得天下

則伐齊深矣夫齊合則趙恐伐故急兵以示秦秦以

趙攻與之齊伐趙其實同理必不處矣故用祝弗即

天下之理也

蘇厲為周最謂蘇秦曰君不如令王聽最以地合於

魏趙故曾无必怒怒一作恐合於齊是君以合一作齊與

強楚吏產子君若欲因最之事則合齊者君也割地

者最也

謂周最曰仇赫續史記之相宋將以觀秦之應趙宋

敗三國三國不敗將與趙宋合於東方以孤秦亦將

觀韓魏之於齊也不固則將與宋敗三國則賣趙宋

於三國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王曰欲秦趙之相賣乎何不合周最兼相視之不可離則秦趙必相賣以合於王也

為周最謂魏王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趙

之合也必陰勁曾集改勁作助之趙不敢戰恐秦不己收也

先合於齊秦趙爭齊而王無人焉不可王不去周最

合與收齊而以兵之急則伐齊無因事也謂周最曰

魏王以國與先生貴合於秦以伐齊薛公故主輕忘

其薛不顧其先君之丘墓而公獨脩虛信為曾為下有物字

劉茂行明羣臣據故主不與伐齊者產以忿強秦不

可公不如謂魏王薛公曰請為王入齊天下不能傷

齊而有變臣請為救之無變王遂伐之且臣為齊奴

也如累王之交於天下不可王為臣賜厚矣臣入齊

則王亦無齊之累也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鄭朝曰君勿患

也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周君予之鄭朝獻之趙太

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周之

祭地為祟趙乃還之

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子重

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張羅者張於

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

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

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

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為大人者故能得

欲矣

周共太子死

續史記西周武公之太子死徐廣云惠王公之長子今乃編在東周

有

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司馬翦謂楚王曰無一本楚

字何不封公子咎咎一作右而為之請太子左成左一作右謂

司馬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絕於周也不

如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今楚王資資一作奉之

以地公若欲為太子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廡夫空

曰王類欲令若為之此健士也居中不便便劉作使

便於相國相國令之為太子

三國隘秦周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留其行有人

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曾集劉國

之情公不如遂見秦王曰請謂王聽東方之處秦必

重公是公重周重周以取秦也齊重故有周而已取

齊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

昌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

喜西周大怒馮且曰臣能殺之君子金三十斤馮且使人操金與書間遺昌他書曰告昌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亡來一本止一事久且泄自令身亡來字死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昌他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昭翦曰爲公畫陰計昭翦曰何也西周甚憎東周嘗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以西周之於王也昭翦曰善吾又恐東周之賊己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遽和東周

嚴氏爲賊而陽豎曾一與焉道周周君留之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韓使人讓周周君患之客謂周君曰正語之曰寡人知嚴氏之爲賊而陽豎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小國不足亦以容賊君之



戰國策卷第二

西周

高誘注

薛公以齊為韓魏攻楚薛齊邑也齊公子田嬰也孟嘗君田文之父也封於薛號

靖郭毛君今屬魯國也又與韓魏攻秦而藉兵乞食於西周糧

也韓慶為西周續史記蘇代為西周謂薛公韓慶西曰君以齊

為韓魏攻楚九年而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今又攻

秦以益之益韓魏也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地廣

而益重厚多也齊必輕矣益韓魏韓魏也夫本末更盛

虛實有時竊為君危之謂薛公危君不如令弊邑陰

合於秦而君無攻陰私也無又無藉兵乞食勿示秦

少糧君臨函谷而無攻臨猶守也函谷關名也在弘農城北今在新安東無攻秦

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破秦以張韓魏

也張疆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也秦王



出楚王以為和出歸也是時張儀誘楚懷王以為和君

令弊邑以此忠秦秦得無破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

必欲之楚東國近齊南境者也楚王出必德齊齊得東國而益

強恩德齊使歸楚王而薛世世無患秦不大弱而

處之三晉之西三晉晉三卿韓氏魏氏趙氏三晉必

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慶入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

使不藉兵乞食於西周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進兵而攻周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

秦遂進攻周伊闕在洛陽西南六十里禹所辟也水所由比流入于洛川也為周最謂李

兌曰李兌趙將也君不如禁秦之攻周禁止趙之上計莫

如令秦魏復戰今秦攻周而得之則眾必多傷矣秦

欲待周之得必不攻魏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

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今君禁之而秦未

與魏講也講和也而劉一作攻全趙令其止必不敢

不聽是君却秦而定周也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

支支猶拒也必因君而講則君重矣君謂李兌也若魏不講而

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盡在趙

秦令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敬疾秦疾

公子名也其里有大樗樹因號樗里疾也楚王怒讓周以

其重秦客楚王懷王也一曰頃襄王之懷王游騰

續後語謂楚王曰游騰周昔智伯欲伐由智伯襄

子孫也遺之大鍾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由卒亡無備故也

桓公伐蔡也號言伐楚其實襲蔡桓歸蔡姬未絕

蔡也不欲令蔡知今秦者虎狼之國也秦欲吞滅諸

兼有吞周之意吞滅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

戰國策 二 中華書局聚

君懼焉以蔡公由戒之戒以二國故使長兵在前強

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也周君豈能無愛國哉

恐一日之亡國錢劉字而憂大王恐不敬其使一日

為大王楚王乃悅憂也

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雍韓別邑也楚攻韓圍

召兵及糧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何患焉蘇代蘇

於周也憂代能為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

都高都韓邑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聽

也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中公中韓公倭曰公不聞

楚計乎昭應謂楚王曰昭應楚韓氏罷於兵倉廩空

無以守城吾收之以飢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圍雍氏

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病困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

矣今公乃徵甲及粟於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聞此必

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中曰善然吾使者  
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中怒曰吾無徵  
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為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  
則周必折而入於韓折屈也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  
節不通其使信節符也是公以弊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  
也弊破也公中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  
不拔雍氏而去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

謂有人謂周最姓名也

不如譽秦

王之孝也因以應為太后養地

原周邑也太后秦昭王母也

秦王

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交善周君必以為公功

公周最也

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

犀武魏將

攻趙取藺離石

祁者皆白起

白起秦將也殺犀武於伊闕藺石本屬西河祁本屬太原也

是攻用

兵又有天命也是實也攻巧玄也白起今攻梁梁必

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

善射養姓由基名楚善射人也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

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集劉錢無也字

養由基曰人皆劉錢下有日字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

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支左屈右善射法也夫

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已已錢劉善息少焉氣力

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

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

又以秦兵出塞過集劉一作週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

攻而不得前功盡滅滅沒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楚兵在山南山在周之南也吾得將為楚王屬怒於周吾得楚將

也吾當為五或謂周君曰不如令太子將軍正迎吾

得於境或猶有人謂周君也使太而君自郊迎令天

下皆知君之重吾得也因泄之楚泄猶使楚曰周君

所以事吾得者器必必一無名曰謀錢劉作某楚王必

求之而吾得無效也王必罪之也效致

楚請道於二周之間以臨韓魏臨猶也周君患之蘇秦

謂曾一作調周君曰除道屬之於河屬猶至韓魏必

惡之齊秦恐楚之取九鼎也必救韓魏而攻楚楚不

能守方城之外方城楚塞也安能道二周之間若四國

弗惡君雖不欲與也楚必將自取之矣四國韓魏

司寇布為周最謂周君曰臣布周也君使人告齊王以周

最不肯為太子也臣為君不取也函冶氏為齊太公

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齊太公田常孫

冶氏為齊侯號曰太公函冶官名也因以為氏知鑄

買劍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雖願千金猶未盡其本價也故折其

錢劉下有劍字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函洽氏

不賣與越人也曰必無以語獨知其利今君之使最為太子獨知之契也天下

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為君實立果果周太而

讓之於最以嫁之齊嫁賣也君為多巧最為多詐君何

不買信貨哉奉養無有愛於最也使天下見之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或為周君謂魏王史記作韓王曰秦

召周君將以南陽使攻魏之南陽南陽魏王何不出於河

南史記作南陽周君聞之將以為辭於秦而不往以魏兵

為辭不往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而攻南陽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秦將白起敗魏將犀

君故求救魏王以上黨之急辭之故不周君反見梁

園而樂之也梁魏惠王之都也畜禽綦母恢謂周君

曰温圉不下此而又近臣能為君取之也綦母恢周臣

在河內是時屬魏下猶減也此反見魏王

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王臣為王有

患也患憂也周君謀主也周天子也故而設以國為王

扞秦扞禦也傳曰而王無之扞也言魏為周無臣見

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眾以攻南

陽南陽魏邑而兩上黨絕矣魏王曰然則柰何綦母恢曰

周君形不小事秦而好小利謂形勢也小利今王許

成三萬人與温圉也戍守也周君得以為辭於父兄百姓

而利利私錢也温圉以為樂也私愛也必不合於秦臣嘗聞温

圉之利歲八十金周君得温圉其以事王者歲百二

十金是上黨每患而贏四十金温圉貢於魏王八十

百二十金故曰魏王因使孟卯致温圉於周君而許



之成也韓魏易地西周弗利樊餘曾下有謂楚王曰

周必亡矣利便也樊餘周臣也為韓魏之易地韓得

二縣魏亡二縣所以為之者盡包二周多於二縣九

鼎存焉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而包二周則楚方城

之外危韓兼兩上黨以臨趙即趙羊腸以上危羊腸

塞名也山形屈壁錢作辟狀如故易成之曰楚趙皆

輕楚王恐因趙以止易也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曰為王之國計者不攻周攻

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

合於齊兵弊於周弊罷也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

王矣是天下欲罷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則

令不橫行於周矣橫行

宮他謂周君曰宮他周宛恃秦而輕晉秦飢而宛亡

穀不熟曰饑亡滅也鄭恃魏而輕韓魏攻蔡而鄭亡韓哀侯鄭邾

錢劉下有臣字莒亡於齊陳蔡亡於楚為齊楚所滅此皆恃援國

而輕近敵也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矣君不如

使周最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

謂齊王曰王何不以地齎周最以為太子也齊進也周最為

周之太子齊王令司馬悍劉一作稗以賂續一作地進周最於周左

尚謂司馬悍曰周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絕於周也

公不如謂周君曰何欲置置立也欲立誰為太子也令人微告悍

悍請令王進之以地左尚以此得事左尚以教司馬悍勸王齎周最

地以此得尊寵之職

三國攻秦反三國魏韓齊也反還也西周恐魏之藉道也為西

周謂魏王曰楚宋不利秦之德三國也彼且攻王之

聚以利秦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

犀武敗周使周

集曾錢一無足之秦或謂周足曰何

下周字劉有

不謂周君曰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主君之臣又秦重而欲相者且惡臣於秦而臣為不能使矣臣願免而行君因相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矣君重秦故使相往行而免且輕秦也公必不免公言是而行交善於秦為秦所善且公之成事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且誅矣

戰國策卷第二

戰國策卷第三

秦一

高誘注

衛鞅亡魏入秦衛鞅衛公子叔痤之子也痤病惠王視之曰若疾不諱誰

可與為國者痤曰臣庶子鞅可用也鞅由是亡奔秦秦

不能封之於商曰商鞅衛公鞅公孝公以為相封之於商

號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至猶大也公平無私罰不

諱強大諱由辟也詩云仲山甫不辟也賞不私親近猶私

曲法及太子太子卒黥劓其傅故曰法及太子并罪

其傅刻其額以墨實其其暮年之後道不拾遺遺物在

拾民不妄取民非其物也兵革大強革猶甲也諸侯畏懼然

刻深寡恩重刻也寡少也深也特以強服之耳孝公行

之一本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劉作商君傳猶禪也

也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惠王孝公益政有頃

益臨也頃言未久有商君告歸懼惠王誅之人說惠王曰大臣

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

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莫無是商君反為主大王

更爲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圖謀

也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商君懼誅欲

之曰商君之法急不得出窮而還一曰魏以其譎公

于邛而沒其軍魏人怨而不納故會下有還而字惠

王車裂之也蘇秦始將連橫秦合關東從通之於說秦惠王曰大王

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利饒北有胡貉代馬之用

武用也南有巫山黔中之限皆有塞險要也東有肴函

之固肴在澠池西函關舊在弘農城北門田肥美民

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關中

千里故田美民富地勢形便可壞故曰形便也不此所謂天

府也府聚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

之用兵法之教也教習可以并諸侯吞天下也吞滅稱帝

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驗奏事效秦王曰寡

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

可以誅罰之文章旌旗文章青與赤謂道德不厚者不

可以使民厚猶大也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煩勞今

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儼然矜莊

里之道為速而來在秦庭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

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也神農炎帝號也少典之子

遂輔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子蚩尤黎民之君子堯伐

驩兜舜伐三苗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禹伐共工

共工官名也知訓一無訓字刑於水火之間任湯伐有夏文王伐崇

武王伐紂夏桀為無道故文湯伐之崇侯虎為紂卿

伐齊桓任戰而伯天下齊桓公小白信公之子也用

伯子故曰由天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惡安古者使車轂

擊馳言語錢劉本無語字相結天下為一比擊一也兵車之轂

相約結使一天約從連橫兵革不藏藏也文士並飭作

飭下知同為一諸侯亂惑感疑也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理治科條

既備民多偽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稠多濁上下相

愁民無所聊錢上下君臣也刑罰失中故相愁愁明言

章理兵甲愈起愈益辯言偉服戰攻不息息繁稱文

辭天下不治去本末多攻文辭以相舌弊耳聾不

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不能使天於是乃廢文

任武厚養死士死士勇戰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綴

也厲功也利其兵器也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

其勝安坐不修其兵事也雖古五帝三王五伯劉錢

伯字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也勢力故以

戰續之續猶備其勢也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撞擊

然後可建大功建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而行故

強也內也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誅敵

國也誅服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子愛也元元善也非

兵不可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

諸侯非兵之由也故服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教

亂於治惛不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

之王固不能行也固必也必不說秦王書十上而說

不行蘇秦之說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弊壞也蘇

從則相親也秦王不肯從故蘇秦用金盡而貂裘壞

也弊資用乏絕去秦而歸歸洛羸滕履躄負書擔橐橐

也無底曰橐形容枯槁面目犁黑狀有歸色歸當終



也音相近歸耳歸至家妻不下絰嫂不為炊不炊飯也父母不

與言蘇秦喟歎曰妻不以為我為夫嫂不以為我為叔父

母不以為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

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簡汰也練濯濯

洽劉錢無濯洽二字集曾有陰符中奇異之謀以為

揣摩揣摩定也摩合也定諸侯使離其術以成六國之

從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

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暮年揣摩

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

闕塞名也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華夏華屋錢劉作華屋

清高似山也抵掌而談抵據趙王大悅封為武安君武安趙邑

今屬廣平受相印革車百乘革車兵車綿繡千純純束白璧百

雙黃金萬溢萬溢萬金也二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

抑強秦約合關東六國之從使相親也散關故蘇秦

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

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

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

兄弟賢猶厚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

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

外式皆用也當秦之隆盛隆黃金萬溢為用經轉轂連騎炫

燿於道炫燿也猶山東之國從風而服風化使趙大

重重尊也使天下諸王侯尊也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棬

樞之士耳棬樞條假以爲戶樞耳伏軾搏銜橫歷天下徐勤也

廷說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仇仇當

抗作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

飲郊迎三十里張施也設置也妻側目而視

傾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匍匐也四拜自跪而謝謝前

過也不炊之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之

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不以爲己子也

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貴蓋可忽乎哉

信不可輕忽故曰乎哉

秦惠王謂寒泉子曰秦惠王孝公子也寒泉子秦處士也蘇秦欺寡人

欲以一人之智反覆東山之君從以欺秦東山山東欺詐也

趙固負其衆也負恃也故先使蘇秦以幣帛約乎諸侯諸

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之明矣約謀約也一謀約同

也俱上於棲亦明矣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含懷也吾欲使

武安子起往喻意焉武安子起秦將白起寒泉子曰不可夫攻

城墮邑請使武安子也墮壞也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

卿張儀張儀魏人也仕秦以爲客卿秦惠王曰敬受命受寒泉教泠

向謂秦王曰泠姓向名也秦臣也向欲以齊事王使一作故攻宋

也使以猶也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也晉國魏都大梁宋在其東若

齊攻宋破之則大梁危不能復獲其安邑安燕趙惡邑在河東近秦秦可兼取故安邑王之有也

齊秦之合必割地以交於王矣交割猶分也齊必重於

王則向之攻宋也且以恐齊而重王王何惡向之攻

宋乎向以王之明為先知之故不言向言以秦王之言道也

之故不言道也

張儀說秦王曰秦惠王也續韓非子第臣聞之弗知

而言為不智知而不言為不忠知不可言利國不安君為

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

大王裁其罪裁制也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陰小陽大連荆固

齊收餘韓成從將西南以與秦為難難敵也猶臣竊笑之

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

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

府庫不盈困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曾作張軍聲數千百

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去走不能死罪也一本有也字

其百姓不能死也錢劉本無此七字曾集有其上不能殺也言賞

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民不為盡節致

死傳曰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此之謂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無

攻曾作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

也聞戰頓足徒褐犯白刃蹈煨炭斷死於前者比是

也夫斷死與斷生也死生異也而民為之者是貴奮

也奮勇也一可以勝十十可以勝百百可以勝千千可

以勝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

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

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

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當敵開地數千

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也困蓄積索

也田疇荒墾不治也困倉虛四隣諸侯不服威德不能懷也伯王

之名不成此無異故怪異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

往昔昔者齊南破荆中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

魏之君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濟清河濁

濟水清河濁一作詔足以爲限限難長城鉅坊劉錢

防坊作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

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勝則存敗則亡也

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隣禍乃不存

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都續史記引戰

江南鄧楚都也洞庭五荆王亡奔曾作走東伏於陳

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舉荆則其民足貪也

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燕言錢劉下有秦字中以劉下有

陵三晉三晉趙韓魏也然則是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

鄰諸侯可朝也可使韓魏而謀臣不為不為此謀也引軍而退

與荆人和和平也今一作令荆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

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已無伯王

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華下華山也大王以

詐破之兵至梁郭圍梁數旬梁大梁魏王所都也則梁可拔拔

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志絕荆趙之志絕則趙

危趙危而荆孤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

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隣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

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

置宗廟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

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國錢劉本無國字侯魏人也

治猶相也穰侯相秦欲興秦而安魏故曰欲成兩國之功也是故兵終身暴靈於

外士民潞病於內於路內伯王之各不成此固已無伯

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

輕而難用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趙王都邯鄲無險固

不故便曰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

氓曰野民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

王以詐破之劉下有兵字拔武安趙括封於武安曾更有武安字君將趙四十萬

親也上君下臣也貴賤不相信貴謂士然則是邯鄲不守

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脩武踰羊腸脩武趙邑一本

有也字合屬河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

代上黨不戰而已曾下有反字為秦矣為猶屬也東陽河外不

戰而已反為齊矣中呼池池續作洹以北不戰而已為燕

戰國策三 七 中華書局聚



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

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也蠹害也挾荆以東

弱齊燕决白馬之口以流魏氏白馬津名魏氏今一魏郡縣也流灌也

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從者山東六國不成也大王拱手以須

天下徧隨而伏伯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軍

而退與趙氏為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伯王之業

地劉作伯王業也尊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亡國謂趙也是謀臣

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伯不伯天下固量秦

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卒乃一作攻邯鄲不能拔也棄

甲兵怒戰慄而却也却退也天下固量秦錢本有之字力二矣

軍乃引退并於李下李下邑名在河內也大王又并軍而致一作

至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厚大也又交罷却天下固量秦

之一本有之字 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

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

病頓罷也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員曰困方曰倉虛不實一本下有也

字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慮謀也且

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荀慎其道天下可有也

荀誠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帥天下將甲百

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

與周武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一日甲子之日也太

公望為號到牧野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

民天下莫不劉無傷也智伯帥三國之眾三國會集晉

作智韓魏也以攻趙襄主於晉陽襄主趙襄子也大夫决

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且將襄主錯龜數策占兆策

龜兆也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何國可降而使張孟談

張孟談趙襄子臣也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眾

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潛行私行兩國韓魏也智

伯與韓魏攻襄子張孟談辭於韓魏魏與趙同故曰反智伯之約也國猶軍一本有攻字智伯之軍而破

以殺其身故曰以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

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無如秦國

安固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與天下爭臣昧

死望劉作臣願望見大王言所以舉舉一本無破天下之從

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伯王之名成立朝四

隣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

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伯王之名不成

四隣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為謀曾恐當作

主不忠者

張儀欲假秦兵以救魏左成謂甘茂曰子不予之魏

不反秦兵張子不反秦言魏以秦兵戰死亡之而不反則張儀亦懼誅不敢反秦

也魏若反秦兵張子得志於魏不敢反於秦矣魏用秦兵

戰得反之則張儀有功於魏故張子不去秦張子必得志得志於魏亦不反於秦也

高子高貴也子謂甘茂也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

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錢云聞舊作問對曰曾劉集亦作問對曰

親魏善楚下兵三川三川宜陽也塞轅轅緱氏之口

塞斷當屯留之道屯留今魏絕南陽魏與南陽絕也楚臨南鄭

鄭今河南新鄭也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二周東周西周也

誅周主之罪周君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

器必出自知不可復救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

以令天下教令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錢本作此不世之業也

今夫蜀西辟之國而戎狄之長也續云新序長字作偷後語作倫字

弊兵勞衆不足以成名辟遠不足名得其地不足以

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

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曾錢劉無

業遠矣顧反也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曾錢集本

富國作富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

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隨從也今王之地小民貧

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辟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

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

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

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諸

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

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

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

白謁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

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二國周以

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

能禁也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必不傷敗

惠王曰善寡人聽子錯也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

定蜀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續新序相蜀陳莊秦

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厚大

張儀之殘樗里疾也殘害重而使之楚因令楚王為

之請相於秦請使秦用樗張子謂秦王曰重樗里疾

而使之者將以為國交也今身在楚楚王因為請相

於秦臣聞其言曰王欲窮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斯言

子言也張儀誣樗楚王以為然故為請相也今王誠

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彼謂樗里疾也秦王大怒樗

里疾出走走奔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請秦王曰有漢中蠹蠹害也種樹

不處者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財則傷傷亦害也本漢中

南邊為楚利此國累也累憂也甘茂謂王曰地大者固

多憂乎固必也天下有變王割漢中以為一本無為字和楚

楚必畔天下而與王與王相親也王今以漢中與楚即天

下有變王何以市楚也

楚攻魏楚威王也張儀謂秦王曰秦惠王也不如與魏以勁之

與猶助也魏戰勝復聽於秦錢劉作魏戰勝德於秦必入西河

之外西河魏邑之外近秦故必以與秦也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取之

西河王用儀言取皮氏皮氏魏邑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

首戰勝威王犀首公孫衍也魏兵罷弊恐畏秦果獻西河之

外獻致也

田莘之為陳軫說秦惠王曰陳軫夏人仕齊亦仕楚也臣恐王之

如郭君

僑郭大

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

之舟

夫也

荀息曰

荀息晉大夫也

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

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

傳曰舟之僑諫而不從以

其孛適西山

因而伐郭遂破之

又欲伐虞而憚宮之

奇存

宮之奇虞大夫也

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

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

亡去適秦

因而伐虞遂取之今秦自以為王

惠王孝公也始僭尊號為王故曰

自以

能害王者

一本無

之國者楚也

楚智

知一本作

門一本有

君之善用兵用兵

錢劉只

與陳軫之智

門橫

君秦將陳軫夏人

故驕張儀以五國

驕寵

來必惡是

二人君陳軫也

王怒而不聽張儀

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楚秦之

間之

間一本作馳走秦楚

今楚不加善秦而善軫然則是

戰國策三十一

戰國策三十一

戰國策三十一

戰國策三十一

戰國策三十一

戰國策三十一

戰國策三十一



軫自為而不為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

乎聽察也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

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

之人皆知之曰孝己愛其親天下欲以為子孝己殷王高宗

子也戊丁之子胥忠乎錢劉無乎其君天下欲以為臣子胥

楚王大伍奢之子平王殺伍奢子胥賣僕妾售乎

閭巷者良僕妾也出婦嫁鄉曲者良婦也吾不忠於

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錢劉本忠且見棄吾不之楚

何適乎秦王曰善乃必之也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秦惠曰陳軫為王臣常

以國情輸楚輸語也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

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

吾能聽子言子欲何之言欲何之適也請為子車約

約具也

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為之楚吾又自知

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

王與儀之策

順從

而明臣之楚與不也楚人有兩妻

者人誥

續後語

其長者

一本更有

誥之誥其少者少

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誥者曰汝取長

者乎少者乎

一本有

取長者客曰長者誥汝少者和

汝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

為我妻則欲其為我誥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

賢相也

昭陽姓名也

軫為人臣而常以國輸楚王

作王

楚劉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

之楚與不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

軫天下之辯士也孰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

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矣

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  
 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  
 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  
 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臣欲為軫為忠一本  
更添一尚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集與此本同曾  
忠字王以為然遂善待之臣不忠於王楚  
何以為臣乎軫為忠見  
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

戰國策卷第三

戰國策卷第四

秦二

高誘注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

曲沃晉桓叔所封也在今弘農縣東三十五里道北曲沃城是

戰國時秦兼有之故齊助楚攻秦取之也

其後秦欲伐齊

伐齊報齊楚之

交善

善猶親也

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懽

子為寡人慮之柰何

慮計也

張儀曰王其為臣約車并

幣臣請試之

約具也幣貨也試猶嘗視也

張儀南見楚王

楚懷王也曰弊

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大王

說敬也大王也

唯儀之所甚

願為臣者亦無大大王

唯獨也願為王臣無有與大王比者也

弊邑之

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

齊威王也

唯儀之甚憎者亦無

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弊邑之王甚厚

厚重也

弊邑

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懽

懽猶合也

是以弊邑之王不得事

令令善也不得善

而儀不得為臣也大王苟能閉關

絕齊苟誠也絕齊關楚北方城之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

地方六百里商於秦邑若此齊必弱齊無援齊弱則

必為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

以為利也曾一作己利錢劉一作利也德恩也楚與齊絕為施恩德於秦私得秦地以為己

也利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

也宜徧曰不穀得商於之田方六百里羣臣聞見者畢

賀畢陳軫後見獨不賀軫仕楚為楚懷王臣楚王曰不穀不煩

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為

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

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妄獨王空也

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

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曾錢劉何重孤國且

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

欺於張儀言張儀必欺王也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

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兩國秦與齊也楚王不聽

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弭止也楚王使人

絕齊使者未來來猶還也又重絕之張儀反秦反還也使人

使齊齊秦之交陰合陰私也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

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

使勇士往詈齊王詈罵也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

者曰從某至某廣從錢劉作從一作袁六里使者曰臣聞六

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

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

乎王初使弭口今可以言未也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

如因而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名大也都邑與秦俱伐齊也是我

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言失邑於秦而大得報償於齊也故曰是我亡於秦也

楚國不尚全事

不尚也全空也事一云乎

王今已絕齊而責欺

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固

曾固作國

必大傷

傷病也

楚王

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

韓王見齊秦合為一故復

也合之

楚兵大敗於杜陵

杜陵楚邑

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

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

僅猶裁得不滅大者坐不從陳軫之計故也

過聽於張儀

過誤也聽於張儀之欺六百里地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

解於齊西講於秦楚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

秦人也

軫先仕於秦故言秦人也

寡人與子故也

故舊寡人不佞不

能親國事也

親猶知也

故子棄寡人事楚王

棄去也

今齊楚

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

便利也

子獨不可以

忠為子主計以其餘為寡人乎

以餘計為寡人計也

陳軫曰王

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

遊仕也

楚王甚愛之病故使

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思思吳乎思左右曰臣不知其

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吟吟歌也今軫將為王吳吟王

不聞夫管曾管作十與之說乎管姓也說言也有兩虎諍一作人爭

而鬪者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戾貪也

人者甘餌也今兩虎諍人而鬪小者必死大者必傷

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兼得也無刺

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刺殺也齊楚今戰戰必敗

敗錢劉一無下敗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

害害危也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

者存亡之機機要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寡少也

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也悖謬也本無也字聽無失本末者

難惑惑亂也

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公孫衍魏人也仕於秦當六國時號曰犀首窮



困李讎謂公孫衍曰李讎秦人也不如召甘茂於魏召公

孫顯於韓起樗里子於國起猶也三人者皆張儀之讎

也讎仇也公用之則諸侯必見張儀之無秦矣公謂公孫衍用

此三人則諸侯知張儀無權寵於秦一下有也字

義渠君之魏義渠西戎之國名也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

遠臣不得復過矣請謁事情過見也謁告也義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

無事於秦無征伐之情實也則秦且燒煇獲君之國燒煇猶滅

事君之國也將致重幣求援也義渠君曰謹聞令聞猶受也

居無幾何五國伐秦五國齊宋韓魏趙也陳軫謂秦王曰

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撫安也

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

令教也

壞君國也錢一滅止壞字

君致羣臣而謀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

秦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謂猶言也李帛秦邑

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盧人也字越人武王惠王子也示語

也扁鵲請除除治也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

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

鵲怒而投其石劉本石下有曰字所以投彈人臃腫也投棄也石投君

與知之者一本無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

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闚周室三川義陽

川周室洛邑王城也今河南縣也而寡人死不朽乎乎一作矣甘茂對曰

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輔副也甘茂至魏謂向

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聽從也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

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息壤秦邑也

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

久矣名爲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而攻之

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

上庸上庸楚邑今漢中東縣也天下不以爲多張儀錢劉本作不以多張子

而賢先王先王謂惠王也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中山今盧

奴中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語言也拔一山之本

也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

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甘茂本齊人也樗里

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

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

同名族者費邑名也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

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若如有頃焉人

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

曰曾參殺人上一本無九字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踰牆走

也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疑猶則

慈母不能信也信猶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

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適音翅臣恐

王為有一本為上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

子盟聽受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

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在續新序作讒爭之王王將

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

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宜陽之役役事也馮章謂秦王曰不拔宜陽韓楚乘吾

弊弊極也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權之與楚漢中以喜之也

楚權而不進韓必孤無柰秦何矣韓失楚援故王曰

善果使馮章許楚漢中而拔宜陽宜陽韓楚王以其

言責漢中於馮章馮章謂秦王曰王遂亡臣固謂楚

王曰寡人固無地而許楚王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卒上攻也士秦之右將

有尉對曰公不論兵必大困甘茂曰我羈旅而得相

秦者我以宜陽餌王喜也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

樗里疾挫我於內挫猶也而公中以韓窮我於外韓公中

也是無伐之日已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

之郭為墓墓葬也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益助也明日鼓

之宜陽拔拔得也

宜陽未得韓邑一本韓武子所都也秦死傷者衆甘茂欲

息兵息秦將也左成謂甘茂曰公內攻於樗里疾公

孫衍惡甘茂譖毀之於內故曰而外與韓侈為怨韓

相韓今公用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如進兵攻宜陽宜

陽拔則公之功多矣戰功日多也是樗里疾公孫衍無事

也秦衆盡怨之深矣無事樗里疾公孫衍無以復攻也秦死傷衆盡怨

樗里疾公孫衍之造謀伐宜陽怨深之重也

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秦武王也甘茂曰楚

雖合韓不爲韓氏先戰言楚不能爲韓氏先與秦戰也韓亦恐戰而

楚有變其後恐楚作變難也韓楚必相御也御猶相瞰也

劉作楚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臣是以知其御也雖楚

與韓合不有餘怨於秦無怨亦可復合也故曰以是知其相御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健者強也與寡人爭辭

寡人數窮焉爲之柰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患憂也其

健者來使者則王勿聽其事聽從也其需弱者來使

則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

制之制御也

甘茂亡秦且之齊也且將出關遇蘇子遇見也蘇子蘇代也曰君

聞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

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去猶遣之也遣無燭者

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

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

處女妾自以有益於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以為

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甘茂言我不肖為秦所棄

也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

公於齊重尊也言將使齊尊重公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恒

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殺塞谿谷續後語槐谷注槐里之谷今京

北始平之地言周秦之地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

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強合韓魏還以

圖秦能傾之故秦王曰然則柰何蘇代曰不如重其

贄

劉作重贄

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

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

錢一作相

之迎

齊甘茂辭不往蘇秦

秦一作代

偽謂王曰

齊一作偽謂

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

劉作以相迎之齊茂

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

留必不德王

德恩也

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衆

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

處居也續後語而

之厚處

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因自

謂之曰寡人且相子

子公孫衍也

甘茂之吏道而

劉無道而二字

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

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

首

犀首公孫衍也

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

告語也

王怒

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

言甘茂知之且不欲使公孫衍得相而分一本無而字其



寵也故言犀首告  
臣欲王逐之也

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蓋為楚和於秦

屈蓋楚臣也楚仕於秦使秦相之也秦啓關而聽楚使甘茂謂秦王曰

怵於楚而不使魏制和楚必曰秦鸞魏不悅而合於

楚楚魏為一國恐傷矣傷害也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制

和必悅王不惡於魏則寄地必多矣

涇山之事涇山蓋趙并涇塞也事役也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

章以陽武合於趙陽武和合也而以順子為質順子齊公子質

也保趙王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弊邑而納

順子欲以解伐解趙使不與秦俱伐齊敢告下吏下吏秦吏秦王使

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

信恃大國不義不續若一作弗錢劉一作不當作弗義以告

弊邑大國趙也弗義不以為而賜之二社之地以奉

祭祀今又劉錢又作有續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

地陽也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蘇代

為齊獻書穰侯蘇代蘇秦弟穰侯秦相也曰臣聞往來之者言劉錢

一作往來之言者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

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

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

深讎也深重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為不信不為無

行今破齊以肥趙史記有趙趙二字曾劉無秦之深讎不利於

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而後制晉楚之勝

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雍也

錢劉弩下有射字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

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則必不走於

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

兵而為之頓劍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破齊

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齊秦為晉楚所帥故

謂之愚也秦得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

則韓魏必無上黨哉哉劉作矣秦將取夫取三晉

之腸胃腸胃喻腹心也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

必之曾集之上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

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秦宣太后惠王之昭襄王母故曰太后也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

出令曰為我葬必以魏子為殉魏子患之庸芮為魏

子說太后殉殺人以葬庸芮秦臣也續十曰以死

者為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

死者之無知矣何為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

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怒太后救過不

贍何暇乃乃會錢劉作及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止不

醜夫為  
殉者也

戰國策卷第四



戰國策卷第五

秦三

高誘注

薛公爲魏謂魏冉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以濟天下君必輕矣齊秦相聚以臨三晉禮必并相之是君收齊以重呂禮也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君必深君不如勸秦王令弊邑卒攻齊之事齊破文請以所得封君齊破晉強秦王畏晉之強也必重君以取晉齊予晉弊邑而不能支秦晉必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爲功操晉以爲重也

一本君字

破齊定封而秦晉

皆重君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矣

秦客卿造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數年矣攻齊之事成陶爲萬乘長小國率以朝天子天下必聽五伯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爲鄰恤而莫之據也故

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爲時時至而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爲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令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因天下之力伐讎國之齊報惠王之恥成昭王之功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書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以非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而從齊齊趙合其讎君必深矣挾君之讎以誅於燕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僭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爲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爲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

而無無一作毋他慮也

魏曾錢本有文字謂魏冉曰公聞東方之語乎曰弗聞也曰

辛張陽毋澤說魏王薛公公叔也曰臣戰載主契國

以與王約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然而臣

有患也夫楚王之以其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無一

已上十六字夫楚王之以其國依冉也而事臣之主此臣

之甚患也今公東而因言於楚是令張儀儀一本無之

言為禹而務敗公之事也公不如反公國德楚而觀

薛公之為公也觀三國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者請

以號三國以自信也觀張儀儀一本無與澤之所不能

得於薛公者也而公請之以自重也

謂魏冉曰和不成兵必出白起者且復將戰勝必窮

公不勝必事趙從公公又輕公不若毋多則疾到續云



到恐作  
封字

謂穰侯曰爲君慮封若於除宋罪重齊怒須殘伐亂  
宋德強齊定身封此亦百世之時也已

謂魏冉曰楚破秦不能與齊縣衡矣秦三世積節於

韓魏而齊之德新加與與一作焉齊秦交爭韓魏東聽則

秦伐矣齊有東國之地方千里楚苞九夷又方千里

南有符離之塞北有甘魚之口權縣宋衛宋衛乃當

阿甄耳利有千里者二富擅越隸秦烏能與齊縣衡

韓魏支分方城膏腴之地以薄鄭兵休復起足以傷

秦不必待齊

五國罷成畢秦王欲爲成陽君求相韓魏韓魏弗聽

秦太后爲魏冉謂秦王曰成陽君以王之故窮而居

於齊今王見其達而收之亦能翕其心乎王曰未也

太后曰窮而不收達而報之恐不爲王用且收成陽  
君失韓魏之道也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正有功  
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  
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  
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則行而益利  
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爲也語曰人主

後語作  
庸主

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  
斷於有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樞質要不足以待斧  
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爲賤而輕辱臣  
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王前耶臣聞周有砥厄  
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  
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

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

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故也為

其凋榮凋榮曾錢劉一語凋弊也良醫知病人之死

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

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

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史記

闔作於王心耶已已錢作上一作以其言臣者將賤

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

望見足下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說一字無

使人持車召之

范雎至秦王庭迎謂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

今者義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

寡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

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  
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  
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  
者三秦王蹠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  
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  
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一說而立為太師曾作  
已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  
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為帝王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  
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  
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臣  
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  
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  
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

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

爲臣憂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五

帝之聖錢聖下而有焉字死三王之仁錢仁下而有焉字死五伯之

賢錢賢下而有焉字死烏獲之力錢力下而有焉字死奔育之勇焉

而死死者人之所以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

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橐載而

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淩水史記作無以餌其口

坐行蒲服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廬爲霸使臣得

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說之

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

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漆身一本無漆身字

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恥乎臣之

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蹶也是

以杜口裹足莫肯卽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  
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闇惑無  
與照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  
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  
治賢於生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  
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恩後語  
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  
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此事無  
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  
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北  
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戰車千乘奮  
擊百萬劉萬下有馳字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  
若馳一本無韓盧而逐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今反

閉續李善引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國謀

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雖曰

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

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劉一作欲少出師曾錢一作

臣計王之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

可親錢作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

伐楚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膚寸之地無得者一作

也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君

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主辱軍破為天下笑所以然

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

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

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地

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則天下莫能害

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彊則楚附楚彊則趙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柰何范雎曰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於是舉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爲秦害者莫大於韓王不如收韓王曰寡人欲收韓

劉下更有韓字

不聽爲之柰何范雎曰舉兵而攻滎陽則成睪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魏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范雎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

無一



內有田單單後語一作文不聞其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

陽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

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

不報涇陽華陽擊斷無諱曾下有高陵進四貴備而

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

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為國者

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

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

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

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

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之權縮閔

王之筋縣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滅食主父百

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曾下有華

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已臣今見王獨

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

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走一無字

涇陽曾下有華陽二字於關外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得

管仲時以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為父

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年

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籍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

乃左手為叢投右手自為投勝叢叢籍其神三日叢

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

之叢勢者王之神籍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

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輿瓢而

趨不如一人持而走疾曾錢劉一疾字百人誠輿瓢必

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

不稱瓢爲器則已已稱瓢爲器國必裂矣臣聞之也  
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  
臣強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  
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  
必聞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爲王恐恐萬世之後有  
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爲政也其威內扶其  
輔外布四治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爲非  
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勢強  
徵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竭入  
太后之家竟內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  
之道必從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然則令何得從王  
出權何得毋分是我劉本無王果處三分之一也  
秦攻韓圍陘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

穰侯十攻魏而不得作能一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

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

樂爲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鬪故十攻而弗

能勝也今王將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

攻其人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爲言張儀之力多且

削地而無錢劉本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

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張儀者市則王之

所求於韓者言可得也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

人懷璞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視

之乃鼠也因謝不取今平原君自以賢顯名於天下

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

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也眩於名不知其實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欲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十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與者與之昆弟矣公與秦計功者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十金隨公唐雎行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鬪矣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乎曰然又卽圍邯鄲乎曰然趙亡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以以一字無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亡鄢郢漢中禽馬服之軍

不亡一甲雖周

有錢劉下邵字

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趙亡

秦王王武安君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欲無為之

下固不得之矣秦嘗攻韓邢困

一本下無邢

上有上字劉於

上黨上黨之民皆返為趙天下之民不樂為秦民之

日固久矣今攻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魏

則秦所得不一幾何

劉改不一作無幾何

故不如因而割之因

以為武安功

應侯失韓之汝南秦昭王謂應侯曰君亡

一本下有汝南二字

國其憂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東門

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也天下無

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

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子時同也臣奚憂焉臣亦嘗

為子為子時不憂今亡汝南乃與即為

劉一無即為二字

餘子同也臣何為憂秦王以為不然以告蒙傲曰今

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臥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

言不憂此其情一本下也蒙傲曰臣請得其情蒙傲

乃往見應侯曰傲欲死應侯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

天下莫不聞而况於秦國乎今傲勢得秦為一本無

王將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誅奪君地傲尚奚生

不若死應侯拜蒙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報於昭王

自是之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以其為汝

南虜也錢一無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

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子

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

行者也因曰毋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曰

其夕某懦

曾云恐作懦劉作懦

子內某士貴妻已去愛妾已賣

而心不有欲教之者人心固有今君雖幸於王不過  
父子之親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嫗且君擅主輕下  
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十夫揉椎衆口所移毋翼而  
飛故曰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  
王稽杜摯以反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雎范雎曰臣  
東鄙之賤人也開罪於楚魏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  
援親習之故王舉臣於羈旅之中使職事天下皆聞  
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遇惑或與罪人同心而王明  
誅之是王過舉顯於天下而爲諸侯所議也臣願請  
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王必不失臣之罪而無過舉  
之名王曰有之遂弗殺而善遇之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

劉鬲

無字於涂聞應



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  
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  
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  
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  
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一本下代  
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  
吁何君劉一作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  
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聖知豈非士之所願與應  
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  
樂敬愛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  
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  
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  
名實純粹澤流于世稱之而毋絕與天下終豈非道

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  
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可願矣應侯  
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復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事  
孝公極身毋二盡公不還私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  
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卒爲秦禽將破  
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  
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固固曾一顧毀譽必  
有伯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主離困辱悉  
忠而不解主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貴富  
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  
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劉一作身雖無憾無悔何爲  
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  
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錢忠

而下有不能存殷子胥知錢本有不能存吳申生孝而

晉惑作惑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

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戮辱會本有憐其

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

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

間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

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一本有

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

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與字大夫種不若也蔡

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不欺舊故孰與秦孝公

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主固親

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為主會本作正亂批

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章萬

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適於天下輕諸侯凌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啓會作噉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及道理也夫商君爲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遂以車裂楚地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阬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使秦業帝自

是之後趙楚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壹楚國之俗南攻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大夫種為越王墾草荆錢劉一作成霸功勾踐終楛而殺之此四子者成功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為陶朱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分一本無分字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棧道千里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

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不退則商君白公  
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  
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  
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  
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  
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衆莫有及者臣  
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  
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篤因免相  
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  
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剛成  
君一本有居字秦十餘年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  
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戰國策卷第六

秦四

高誘注

秦取楚漢中再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

乃南襲至鄧楚王引歸後三國齊韓魏謀攻楚恐秦之

救也或說薛公可發使告楚曰今三國之兵且去楚

楚能應而共攻秦雖藍田豈難得哉去舍也舍楚而

邑也攻秦則得之矣故曰豈況於楚之故地楚疑於

秦之未必殺己也而今三國之辭去則楚之應之也

必勸應和也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矣秦為知之必

不救也知楚與三國謀故必不三國疾攻楚楚必走

秦以一本以下急走去也告秦愈不敢出秦益疑故

則是我離秦而攻楚也兵必有功離絕也使秦疑楚

專勢攻楚故兵薛公曰善遂發重使之楚楚之應之

出必有功也



果勸竟於是三國并力攻楚楚果告急於秦秦遂不

敢出兵大臣臣會有功三國伐楚大薛公入魏而出

齊女婦人韓春謂秦王曰何不取為妻以齊秦劫

魏秦王昭王也勸使取魏所出齊則上黨秦之有也

攻魏則并得齊秦合而立負魏負魏立其母在秦則魏

秦之縣也負秦魏取之故曰其母魏所出齊女也欲

也縣已眠欲以齊秦劫魏而困薛公魏之臣也劫齊

困苦也佐欲定其弟臣請為王因眠與佐也佐負魏兄

其弟臣韓春自謂也眠與佐也魏懼而復之復之負負魏

必以魏歿世事秦世齊女入魏而怨薛公入還也薛

公出終以齊奉事王矣王秦王也韓春設此言言齊

韓春計故其事無効

三國攻秦入函谷三國齊魏也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

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也深猶盛也割分講成也一

與之三國成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

兄之任也曾云大利不入三國大費失土王何不召

公子池而問焉王召公子池而問焉對曰講亦悔不

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

必曰惜矣惜河東地也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且將

獨也三城河東三縣也此講之悔也悔恨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

咸陽必危咸陽秦都也今長安都王又曰惜矣吾愛

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

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決卒使公

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之兵乃退秦昭王謂左右曰

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始初也言韓魏初對曰弗如也

言不如始時強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如耳魏齊孰與孟

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

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

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

左右皆曰甚然甚謂也中期推琴續史記中旗憑琴注引戰國策作推琴後

語中旗伏琴韓子作推瑟說苑作伏琴對曰三之料天下過矣中期秦臣也料

數也過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六卿分晉智氏范中行氏中韓氏趙

氏乘周之衰僭號皆曰諸侯謂六晉也滅破范中行

范中行氏於晉最薄而昔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

晉陽智伯殺范中行氏志意驕盈求地於諸侯趙襄子不與地故帥韓魏二君伐趙氏圍晉陽晉陽

趙襄子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沈沒也廣二尺曰三板

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說苑韓子驂乘三人

乘曰驂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亡乃今

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安邑魏桓子邑平陽

韓康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

接於車上曾劉本云魏桓子肘韓康子而智氏分矣

韓魏北其肘腫之謀破智伯於車上智氏貪身死國

亡為天下笑智伯身死為襄子所殺也身死今秦之

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在晉陽之下也賢於

也子見圍於晉陽也賢猶勝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

也勿無易輕也

楚魏戰於陘山魏許秦以上洛以絕秦於楚魏許賂

洛絕秦便魏戰勝楚敗於南陽南陽陘山秦責賂於

魏魏不與賂上洛也營曾營或淺謂秦王曰王何

不謂楚王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魏王倍寡人也

王何不與寡人遇遇合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

是魏勝楚而亡地於秦也謂失是王以魏地德寡人

秦之楚者多資矣之至也資財幣也魏弱若不出地則王攻

其南寡人絕其西魏必危危上秦王曰善昭王也以是告

楚楚王揚言與秦遇魏王聞之恐效上洛於秦魏惠王效

致也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遇於境遇合境秦界也

楚怒秦合周最為楚王曰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秦

遇之合也是以鯉與之遇也弊邑之於與遇善之故齊不

合也楚王因不罪景鯉而德周秦秦使周最解說楚王與魏遇之意故

不罪景鯉而第楚王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

楚王使景景一本無使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市求

也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王不聽則殺景鯉更

不與不如景鯉留留曾劉一作者是便計也秦王乃留景鯉

景鯉使人說秦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而地不可

得也臣之來使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

者以秦與楚為昆弟國今大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

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言留臣則秦一本下有與楚二字絕秦無楚援則為

孤國故齊魏不復尊重秦也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諸侯

以圖則社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出遣景也景鯉還楚

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秦王始皇趙正也即位二

十六年乃稱帝故曰秦王王能使臣無拜即可矣不即不見也秦

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一本有字下更有有字其實而無

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

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

商人是也無把銚推耨之勢銚芸苗器也音括姚調二音古田器續

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

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

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

乃是也已立為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

秦王悻然而怒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

東而掩於母秦王名正也以母姪通於嫪毐閉之於

兼與掩威於母也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背腹王資

臣萬金資給而遊聽之韓魏行遊入其社稷之臣於秦納

也即韓魏從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從於秦秦王曰

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供給頓子曰天下未嘗無事

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即楚王秦帝即以

天下恭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私愛秦王

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於燕趙

而殺李牧李牧趙將齊王入朝朝於秦也四國必從四國燕趙韓魏頓

子之說也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

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為秦所輕

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

王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

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鬪而驚犬受其弊不如

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續此段首有闕文史記新

今以後語聊物至而反冬夏是也秦王名正莊王楚

足此段之闕殺故曰致至而危累碁是也至極今大國之地半天

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未嘗

也先帝文王莊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文王

祖莊王始皇父故曰三世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三

使盛橋守事於韓成橋以北入燕燕入朝是王不用



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

而攻魏杜大梁之門大梁魏惠王所都也今陳留浚儀西大梁城是也舉河

內拔燕酸棗虛桃人今舉猶得也拔取也燕南燕酸棗今屬陳留桃人邑名處則未聞

虛空也楚燕之兵云翔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云翔史作雲翔

猶解於於一本作散字不與王申息衆二年然後復

之申洛也休衆二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兵小黃

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皆戰國時王又割濮磨之北

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

不敢殺也天下五合六國王之威亦憚矣憚難也六

有畏難秦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省減而肥仁

義之誠誠字一本使無復後患肥猶厚也地道猶道厚

皆仰之復何一本何字下有後三王不足四五伯不

足六也言不足小王若負人徒之衆材材一本無兵甲

之強壹毀魏氏之威負恃也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

謂諸侯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

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詩大雅之首章靡無也一本也

字下有鮮少也三字言入初始無不能為誠信少能有終也言秦強威可以克定天下恐不能終持之若狐

濡其尾故難在後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

而不知榆次之禍也襄一本無也字智伯瑤但貪趙

韓魏之陰謀卒殺於鑿臺之上葬之於榆次謂一吳

見伐齊之便而不知于隧之敗也一本無也字吳

王為前而心復廣貪齊之寶而伐之又欲取伯名此

二國者非無大功也設設字劉本利於前而易患於

後也設劉本作沒字貪一本本下有入字也但見目吳

之信越也從而伐齊從合也信越人干之卑服也既勝

齊人於艾陵艾陵邑也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還自黃

所殺殺字一本作浦尾一本作禽字也即干隧也流尾流智氏信韓魏從而

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日謂明也韓魏反之殺智

伯瑤於鑿臺之上晉陽下臺名鑿地作渠以灌晉陽城因聚土為臺而止其上故曰鑿

也臺今王妬妬妬字會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魏

也臣為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詩逸從此

觀之楚國援也援鄰國敵也離詩云他人有心予忖

度之躍躍走也免遇犬獲之詩巧言之四章他人有毀

也或時遇犬獲之喻讒人如毀傷人遇明君則治女

也罪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不越

也可信而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

慮患而實欺大國也此何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

魏而有累世之怨累猶矣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

於秦者百世矣作累一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剗腹折

頤首身分離折斷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

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

聊賴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

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是王攻楚之日

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

王憂其不反也反還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王若

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一本攻字陽右壤隨陽右壤

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皆隨陽右壤

王雖有之不為得地與不得地無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

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應一本無應字悉起應

王四國趙韓魏齊也秦楚之構而不離構連魏氏將出兵而攻

留方與鈺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七邑宋邑也宋戰國時屬楚故言故

宋必盡也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

也廣平曰原野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於劉本無

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

校猶也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泗以

水為南界負背也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

利而詳事下吏治事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

之為帝有餘劉本餘字下有矣字言齊魏未能為

力有餘也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強眾多也

一舉眾而注地於楚事戰事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

反詘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

臨以劉本作韓韓必授首王襟劉本襟字作襟以山東

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為關中之候為秦察諸若

是王以十成鄭梁氏寒心梁氏魏也許陽陵嬰城上

蔡召陵不往來也不往來如此而魏亦關內候矣魏

秦察諸侯動靜也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齊

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壤地是王之地一任兩海注

東海要絕天下也取要是燕趙無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

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痛急也待急攻而

服從也

或為六國說秦王王正也已曰土廣不足以為安

人衆不足以為強若土廣者安人衆者強則桀紂之

後將存言王者以仁義為安強雖土廣人衆而昔者無仁義猶將危亡故桀紂不能自存也

趙氏亦嘗嘗會作強矣曰趙強何若舉左案齊舉右案

魏厭案萬乘之國二國千乘之宋也築剛平衛無東

野芻牧薪采莫敢闕東門剛平衛地趙築之以為邑故衛無東野故衛人芻牧

不敢出於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累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

將還其委質而朝於邯鄲之君乎於是天下有稱伐

邯鄲者莫不令朝行魏伐邯鄲因退為逢澤之遇會

乘夏車稱夏王朝為天子天下皆從其皆從齊太公聞

之舉兵伐魏壤地兩分代太公田和也始伐一齊

威王之祖父也國家大危梁王身抱質執璧請為陳

侯臣陳侯齊侯也陳氏篡天下乃釋梁郢威王聞之

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遇於泗水之

上威王懷王父也郢楚都也怒齊人之臣伏魏王而

大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枝桑燕人聞之至格道怒齊

之臣魏王故出兵至格道不通平際際一本無絕齊戰

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劍擗委南聽罪聽罪於

西說趙北說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齊釋舍於是

夫積薄而為曾劉本厚聚少而為曾劉本多以同言

郢威王於側紂之閒紂當為臣豈以郢威王為政

衰謀亂以至於此哉郢爲強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  
伐之也

戰國策卷第六